

人民艺术家
RENMINYISHUJIA

新编

老舍文集

(第一卷)



商务印书馆
国际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编老舍文集. 第1卷/老舍著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国际
有限公司, 2009. 1

ISBN 978-7-80103-585-1

I. 新… II. 老… III. ①老舍(1899~1966)—文集
②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83803 号

版权所有·违者必究

XINBIAN LAOSHE WENJI

新编老舍文集(第1卷)

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编:100010)

电子信箱:cpinter@public3.bta.net.cn

出版人:程孟辉

责任编辑:唐明星

封面设计:付强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(010)65598498 电话、传真:65234023

编辑部电话:(010)65277381 传真:85113673

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字数:430千字

开本:787×1092mm 1/16 26.25印张

2009年1月北京第1版 200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:39.80元

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我公司联系调换

总 监 制：程孟辉

著 者：老 舍

编 者：舒 乙

责任编辑：唐明星



1923年5月,老舍摄于北京。



老舍摄于1930年。



1934年,《小坡的生日》出版后,国内外出现的版本。



1931 年暑假,老舍与胡絮青结婚。



1936 年,《牛天赐传》出版后,国内外出现的版本。



老舍创作《骆驼祥子》时摄于青岛。



1939 年,《骆驼祥子》出版后,国内外出现的版本。

序

这套《新编老舍文集》是部中型的文集，共有四卷，不同于以前人民文学版那个十六卷的，后者是全集性的。这么看来，这套四卷本的《新编老舍文集》是部崭新的精选本。

它的特点有三：

一、精品。尽量把老舍作品中的公认的代表作包容进来。一般公推他的代表作共有十一部，此次编进来八部。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篇幅太长，只能割爱。

二、全面。老舍先生是多面手，他写小说，也写剧本，还写诗歌、幽默小品、散文、评论；此外，他一生留下了大量书信和日记。这些，在新编的文集中都要有所涉及，择其优者选编。这样，读者能从这套新编文集中较为全面地了解到老舍先生那卓越的才华。我知道，老舍先生的一些老朋友常常感叹，说老舍的诗和散文往往受到不应有的埋没，很可惜。原因是被他的小说和戏剧“压”住了。所以，这部《新编老舍文集》中，小说占两卷，戏剧、诗、幽默小说占一卷，散文、评论、书信、日记合起来又占一卷，分配比较合理，能够全面反映老舍先生一生创作的全貌。

三、特别。所谓特别是指所选的作品都有亮点，有过人之处，有特殊价值，不应视为一般。它不一定都属于代表作，却有代表性，不可等闲视之。譬如长篇小说《小坡的生日》，它的童趣可爱，它的语言之流畅和精致，堪称一流，冰心先生很喜欢它，老舍先生本人也很得意。

世界上，所有的民族都懂得珍惜自己的优秀文化遗产，包括尊重自己的文学大师，喜爱他们，代代阅读他们，引为自豪，从不敢有丝毫的冷落和怠慢，总是不断地再版他们的作品，不曾有过任何间断，并形成传统。

这套《新编老舍文集》的出版则是对这种传统的一种自觉的呼应，并作为一份厚礼，敬献给老舍先生一百一十岁诞辰。

舒乙

2009年1月于北京

本卷说明

本卷收入《小坡的生日》、《牛天赐传》、《骆驼祥子》3部长篇小说。

《小坡的生日》1929年写于新加坡，1930年完成于上海。1931年发表于上海《小说月报》，1934年7月由生活书店初版。

《牛天赐传》1934年写于济南，陆续发表于1934年至1935年《论语》杂志，1936年3月人间书屋初版。

《骆驼祥子》写于1936年，发表于《宇宙风》，1939年初版。

以上作品收入本卷时都经过认真校勘，并增加了一些简注。



目 录

长篇小说

小坡的生日	1
牛天赐传	111
骆驼祥子	241

小坡的生日



一 小坡和妹妹

哥哥是父亲在大坡开国货店时生的，所以叫作大坡。小坡自己呢，是父亲的铺子移到小坡后生的；他这个名字，虽没有哥哥的那个那么大方好听，可是一样有来历，不发生什么疑问。

可是，生妹妹的时候，国货店仍然是开在小坡，为什么她也不叫小坡？或是小小坡？或是二小坡等等？而偏偏的叫作仙坡呢？每逢叫妹妹的时候，便有点疑惑不清楚。据小坡在家庭与在学校左右邻近旅行的经验，和从各方面的探听，新加坡的街道确是没有叫仙坡的。你说这可怎么办！

这个问题和“妹妹为什么一定是姑娘”一样的不能明白。哥哥为什么不是姑娘？妹妹为什么一定叫仙坡，而不叫小小坡或是二小坡等等？简直的别想，哎！一想便糊涂得要命！

妈妈这样说：大坡是在那儿生的，小坡和仙坡又是在那儿生的，这已经够糊涂半天的了；有时候妈妈还这么说：哥哥是由大坡的水沟里捡来的，他自己是从小坡的电线杆子旁边拾来的，妹妹呢，是由香蕉树叶里抱来的。好啦，香蕉树叶和仙坡两字的关系又在那里？况且“生的”和“捡来的”又是一回事，还是两回事？“妈妈，妈妈，好糊涂！”一点儿也不错。

也只好糊涂着吧！问父亲去？别！父亲是天底下地上头最不好惹的人：他问你点儿什么，你要是摇头说不上来，登时便有挨耳瓜子的危险。可是你问他的时候，也猜不透他是知道，故意不说呢；还是他真不知道，他总是板着脸说：“少问！”“缝上他的嘴！”你看，缝上嘴不能唱歌还是小事，还怎么吃香蕉了呢！

问哥哥吧？呸！谁那么有心有肠的去问哥哥呢！他把那些带画儿的书本全藏起来不给咱看，一想起哥哥来便有点发恨！“你等着！”小坡自己叨唠着：“等我长大



发了财，一买就买两角钱的书，一大堆，全是带画儿的！把画儿撕下来，都贴在脊梁上，给大家看！哼！”

问妹妹吧？唉！问了好几次啦，她老是摇晃着两条大黑辫子，一边儿跑一边娇声细气的喊：“妈妈！妈妈！二哥又问我为什么叫仙坡呢！”于是妈妈把妹子留下，不叫再和他一块儿玩耍。这种惩罚是小坡最怕的，因为父亲爱仙坡，母亲哥哥也都爱她，小坡老想他自己比父母哥哥全多爱着妹妹一点才痛快；天下那儿有不爱妹妹的二哥呢！

“昨儿晚上，谁给妹妹一对油汪汪的槟榔子儿？是咱小坡不是！”小坡搬着胖脚指头一一的数：“前儿下雨，谁把妹妹从街上背回来的？咱，小坡呀！不叫我和她玩？哼！那天吃饭的时候，谁和妹妹斗气拌嘴来着？咱，……”想到这里，他把脚指头拨回去一个，作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大回事；用脚指头算账有这么点好处，不好意思算的事儿，可以随便把脚指头拨回一个去。

还是问母亲好，虽然她的话是一天一变，可是多么好听呢。把母亲问急了，她翻了翻世界上顶和善顶好看的那对眼珠，说：

“妹妹叫仙坡，因为她是半夜里一个白胡子老仙送来的。”

小坡听了，觉得这个回答倒怪有意思的。于是他指着桌儿底下摆着的那几个柚子说：

“妈！昨儿晚上，我也看见那个白胡子老仙了。他对我说：小坡，给你这几个柚子。说完，把柚子放在桌儿底下就走了。”

妈妈没法子，只好打开一个柚子给大家吃；以后再也不提白胡子老仙了。妹妹为什么叫仙坡，到底还是不能解决。

大坡上学为是念书讨父母的喜欢。小坡也上学——专为逃学。设若假装头疼，躺在家里，母亲是一会儿一来看。既不得畅意玩耍，母亲一来，还得假装着哼哼。“哼哼”本来是多么可笑的事。哼，哼哼，噗哧的一声笑出来了。叫母亲看出破绽来也还没有多大关系，就是叫她打两下儿也疼不到那里去。不过妈妈有个小毛病：什么事都去告诉父亲，父亲一回来，她便嘀嘀咕咕，嘀嘀咕咕，把针尖大小的事儿也告诉他。世上谁也好惹，就是别得罪父亲。那天他亲眼看见的：父亲板着脸，郑重其事的打了国货店看门的老印度两个很响的耳瓜子。看门的印度，在小坡眼中，是个“伟人”。“伟人”还要挨父亲两个耳光，那末，小坡的装病不上学要是传到他老人家耳朵里去，至少还不挨上四个或八个耳瓜子之多！况且父亲手指上有



两个金戒指，打在脑袋上，唧！要不起个橄榄大小的青包才怪！还是和哥哥一同上学好。到学校里，乘着先生打盹儿要睡，或是爬在桌上改卷子的时候，人不知鬼不觉的溜出去。在街上，或海岸上，玩耍够了，再偷偷的溜回来，和哥哥一块儿回家去吃饭。反正和哥哥不同班，他无从知道。哥哥要是不知道，母亲就无从知道。母亲不知道，父亲也就无从晓得。家里的人们很象一座小塔儿，一层管着一层。自要把最底下那层弥缝好了，最高的那一层便傻瓜似的什么也不知道。想想！父亲坐在宝塔尖儿上象个大傻子，多么可笑！

这样看来，逃学并不是有多大危险的事儿。倒是妹妹不好防备：她专会听风儿，钻缝儿的套小坡的话，然后去报告母亲。可是妹妹好说话儿，他一说走了嘴的时候，便忙把由街上捡来的破马掌，或是由教堂里拾来的粉笔头儿给她。她便萋萋着小嘴，一声也不出了。

而且这样贿赂惯了，就是他直着告诉妹妹他又逃了学，妹妹也不信。

“仙！我捡来一个顶好，顶好看的小玻璃瓶儿！”

“那儿呢？二哥，给我吧！”

小玻璃瓶儿换了手。

“仙！我又逃了学！”

“你没有，二哥！去捡小瓶儿，怎能又逃学呢？”

到底是妹妹可爱，看她的思想多么高超！于是他把逃学的经验有枝添叶的告诉她一番，她也始终不跟妈妈学说。

“只要你爱你的妹妹，逃学是没有危险的！”小坡时常这样劝告他的学友。

小坡有两个志愿，只有他的妹妹知道：当看门的印度，（新加坡的大一点的铺户，都有印度人看门守夜。）和当马来巡警。

据小坡看：看门守夜的印度有多么尊严好看！头上裹着大白布包头，下面一张黑红的大脸，挂满长长的胡子，高鼻子，深眼睛，看着真是又体面又有福气。大白汗衫，上面有好几个口袋儿，全装着，据小坡猜，花生米，煮豌豆，小槟榔，或者还有两块鸡蛋糕。那条大花布裙子更好看了，花红柳绿的裹着带毛的大黑腿，下面光着两只黑而亮的大脚鸭儿。一天到晚，不用操心做事，只在门前坐着看热闹，所闲得不了啦，才细细的串脚鸭缝儿玩。天仙宫的菩萨虽然也很体面漂亮，可是菩萨没有这种串脚鸭缝的自由。关老爷两旁侍立的黑白二将，黑的太黑，白的又太白，都不如看门的印度这样威而不猛，黑得适可而止。（这自然不是小坡的话，不过他

的意思是如此罢了。)

况且晚上就在门前睡觉，不用进屋里去，也用不着到时候就非睡去不可。门前一躺，看着街上的热闹，听着铺户里的留声机，妈妈也不来催促。(老印度有妈妈没有，还是个问题。设若没有，那末老印度未免太可怜了；设若有呢，印度妈妈应该有多么高的身量呢?)困了呢，说睡就睡，也不用等着妹妹，——小坡每天晚上等着妹妹睡了，替她放好蚊帐，盖好花毯，他自己才敢去睡。不然，他老怕红眼儿虎，专会欺侮小姑娘们的红眼儿虎，把妹妹叼了去；把蚊帐放好，红眼儿虎就进不去了。

“仙！赶明儿你长大开铺子的时候，叫我给你看门。你看我是多么高大，多么好看的印度！”

“我是个大姑娘，姑娘不开铺子！”妹妹想了半天这样说。

“你不会变吗？仙！你要是爱变成男人呀，天天早晨吃过稀饭的时候，到花园里对椰子树说：仙要变男人啦！这样，你慢慢的就变成父亲那么高的一个人。可是，仙！你别也变成印度；我是印度，你再变成印度，咱们谁给谁看门呢！”

“就是变成男人，我也不开铺子！”

“你要干什么呢？仙！啊，你去赶牛车？”

“呸！你才赶牛车呢！”仙坡用小手指头顶住笑涡，想了半天：“我长大了哇，我去，我去作官！”

小坡把嘴搁在妹妹耳朵旁边，低声的嘀咕：“仙！作官和作买卖是一回事。那天你没听见父亲说吗：他在中国的时候，花了一大堆钱买了一个官。后来把那一堆钱都赔了，所以才来开国货店。”

“呸！”仙坡一点也不明白，假装明白了二哥的话。

“仙！父亲说啦，作买卖比作官赚的钱多。赶明儿哥哥也去开铺子，妈妈也去开铺子。可是我就爱给‘你’看门。仙，你看，我是多么有威风的印度！”小坡说着，直往高处拔脖子，立刻觉得身身高出一大块来，或者比真印度还高着一点了。

仙坡看着二哥，确是个高大的印度，但是不知为什么心中有点不顺，终于说：“偏不爱开铺子吗！”

小坡知道：再叫妹妹开铺子，她可就要哭了。

“好啦，仙！你不用开铺子啦，我也不当印度了。我去当马来巡警好不好？”

妹妹点了点头。